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三十二

集部

文選卷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物色

善曰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為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

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

渙渙然即有文章也

風賦

善曰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為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故散曾子書曰陰陽偏

則風物理志曰

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

善曰史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王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

子向曰史記云宋玉郢人也為楚大夫時襄王驕奢故宋玉作此賦以諷之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又曰楚有謂頃襄

王曰王綰綴蘭臺徐廣曰綰綰也七見切翰曰蘭臺臺名

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

而至

五臣下有者字善曰景差亦楚大夫說文曰颯風聲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翰曰宋玉景差

皆楚大夫侍者侍於王也颯然風聲也至於王之宮也

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

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

銑曰披衣當風快風之涼因言此風我與衆人共有

之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

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

善曰

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為風風氣無根也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濟曰溥徧暢通也言風乃天地普暢之氣徧通而至貴賤皆及也以宋玉獨為王風故以此言而折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

師枳只句鉤來巢空穴來風

善曰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

似橘屈曲也考工記曰橘踰淮為枳莊子曰鵬猿得枳棘枳句之間振動掉慄又曰空閑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巢似真鳥喜巢其中也翰曰枳木名句謂多句曲空穴謂門戶之穴言木之其所託者

五臣

下有因然則風氣五臣作殊焉善曰者下或有因字非也字然則風氣與風殊焉也向曰雖同託戶穴

其於清濁亦殊矣王曰夫風始安生哉銑曰問風之所由生也宋玉對曰

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善曰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爾雅曰萍其大者

曰蘋郭璞曰水草也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善曰春秋

元命包曰陰陽怒而為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穴也盛

弘之荊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

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良曰侵淫風流散兒土囊谷口也言風自地生起於蘋末流行溪壑盛於谷之口也

緣五臣有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音戶善曰阿曲也飄忽湫

水滂普激颺標怒善曰湫滂風擊物聲標怒如標之聲說文曰標大飛也俾竟切銑

曰言於山木之間激物為聲

眩眩乎雷聲迴穴錯迂

善曰眩侯萌切

聲廣雅曰眩聲也十洲記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也凡事不能定者迴穴此即風

不定兒錯迂雜錯交迂也濟曰眩眩聲也迴穴猶急也錯迂交錯也

廢石伐木梢殺林

莽

善曰蹶動也代擊也漢書音義應劭曰蹶頓也韋昭曰梢擊也濟曰蹶頓梢擊也言風聲如雷急而交

錯頓擊木石林莽

至其將衰也

善本無此五字

被麗披離衝孔動捷

音件

善曰被麗披離四散之兒也字林曰捷拒門也翰曰衰微也被麗披離輕舉兒捷門也言風之將微輕舉

衝穴動而巳

洙粲爛離散轉移

善曰洙煥粲爛鮮明兒翰曰洙煥粲爛鮮兒

謂無塵昏四散轉微也移猶微也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五臣作忽字

升降

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邸華

五臣作萼

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

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

梁新夷被萸

五臣作稊徒兮反

楊

善曰說文曰邸觸也邸與抵古字通廣雅曰菁華也精與

菁古字通獵歷也秦香草也衡杜衡也又云秦木名范

子計然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芳香也楚辭曰露甲新

夷飛林薄顏師古曰新夷一名留夷即上林賦雜以留

夷也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也稊與萸同

起凌越翱翔於城水之上而邸觸香木芳草也

衡陵蕭條衆芳然後倘

常佯

羊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

帷經于洞房廼

五臣本作乃

得為大王之風也

五臣無也字善曰倘佯

猶徘徊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下羅帷來清風楚辭曰嫵容脩態亘洞房良曰歷諸芳草忽上衡衡陵

蕭條然散衆芳之氣也翰曰倘佯猶盤旋不故其風定也躋升也言能上升於此者即大王之風也

中人狀直惜

錯悽慄

五臣慄

五臣清涼增

五臣欸

依既切

善曰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楚辭曰惜悽慄慄寒氣也

慄慄寒氣也說文曰慄慄慄慄寒兒

言風之吹人涼甚有以至於歔歔

先醒善曰清清冷冷清涼之兒也愈猶差也漢書曰泰

歷醒尊柘漿析朝醒應劭曰醒酒病也析解也濟曰

愈差也言風之清涼

可以差病而解酒醒

發明耳目寧體使人此所謂大王

之雄風也

五臣無也字濟曰發開寧安便利也言能開耳目之明安利人之身體者乃大王之雄

風謂雄駿之風也

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

對曰夫庶人之風壅

孔然起於窮巷之間壅

壅

揚

塵

善曰壅然風起之兒也壅壅風動塵也廣雅曰壅突也淮南子曰揚壅而弭塵許慎曰壅塵塵也塵莫迴

切

銑曰壅忽起兒壅壅昏闇兒言庶人之風忽然於窮巷昏闇而揚塵也

勃鬱煩冤衝孔

襲門

善曰勃鬱煩冤風迴旋之兒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良曰言亂起衝孔入門

動沙壅

五臣作壅音謳善曰壅或作謳非

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

善曰廣雅曰駭起也言風

之來既起溷濁之處又舉揚腐臭之餘家語孔子曰惜其腐餘而務施仁人之偶也溷胡困切腐扶甫切

翰

曰壅沙堆也言振動沙堆吹其死灰驚亂濁薄之氣揚腐臭也

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

生不卒

七忽切既甚言死而未即死

善曰啗齧嗽獲中風口動之兒風疾

卒說文曰啗食也齧齧也嗽吮也聲類曰噉大喚也宏

麥切獲與噉古字通濟曰言差與死皆不可卒然而

卒然而

也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良曰雌風卑惡之風

秋興賦

并序

潘安仁

善曰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興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善曰十四年晉武帝太始

十四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禽二毛杜預曰二毛頭白有二色也

翰同善注

以太尉掾兼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賈

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

充為太尉又曰岳為賈

充掾漢書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
中郎將寓寄也世說曰桓玄既篡將改置直館問左右
虎賁中郎將省合在何處有人荅云無省當時殊迂旨
問何以知無荅曰潘岳秋興賦叙云兼虎賁中郎將寓
直於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向曰寓寄
也時岳任中郎將郎將省官故云寓直高閣連雲陽

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

善曰言閣之高而且深故

曰罕曜其中珥猶插也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
附蟬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
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鸚鵡賦曰感平生之遊處
銑曰閣高故稱連雲添故曰罕曜蟬以金為之象蟬
也皆侍中散騎之冠冕也綺紈貴戚僕野人也偃息不
子弟之服也言此並貴人之遊處也

過茅屋茂林之下

善曰禮記曰唯饗野人皆酒呂氏春秋田替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聞也

范曄後漢書曰王霸隱居止茅屋談話快不過農夫田
蓬戶論衡曰山種棗栗名曰茂林

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

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毛詩曰帥時農夫播厥

百穀禮記曰上農夫食九人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
野者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蒼頡
篇曰廁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列於朝翰曰攝官
謂承其闕乏也猥曲也言承乏闕得曲次朝士之列

夙興晏寢匪遑底寧

善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不遑寧處翰曰夙早興起晏晚寢卧

匪非遑服底致寧安譬猶池魚籠鳥

五臣有而字

有江湖山藪之思於

是染翰操紙慨

許然

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

善曰

翰筆毫也說文曰慨太息也字林曰慨壯士不得志也
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翰曰操執也命名也

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

音博 善曰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

各得其序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鵬鳥賦曰萬物迴薄

向曰薄迫也言四時代為節序萬

物遞相遷迫也

覽花時更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

善曰字林曰詩更別

種易曰時育萬物觀花時可明盛衰之理也

感冬索而春敷兮

五臣無嗟

夏茂而秋落雖末士

五臣作事

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

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索盡也又曰敷布也又曰已布而生也呂氏春秋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舞賦曰慢末士之飢曲文子曰有榮悴者必末愁悴濟曰草木榮悴誠為末事且猶有感慨惟人情善惡乎

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五臣無也字

善

聊戾歲將暮也

蕭瑟兮

善曰陰氣促急風暴疾

草木搖落

善曰

隕落肥潤去也

而變衰

善曰形體易色枝枯槁也

慄慄

栗

兮

善曰息念卷戾心自傷慄音了濟曰慄慄傷念之兒

若在遠行

善曰遠出

登

山臨水

善曰升高遠望視江河也

送將歸

善曰族親別還故鄉

夫送

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

善曰懷思慕戀徒侶也左氏傳陳敬

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旅客

銳曰慕徒侶也憤怨悼傷也

臨川感流以歎逝兮

登山懷遠而

五臣作以悼近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

凡往者如川之流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曷有悲老而哀死？」古無無死之樂也。君何有？
彼四感之疚
五臣作疾
心兮遭
焉懷遠悼近齊景之謂也

一塗而

五臣作其難忍
嗟秋日之可哀兮諒

五臣作良

無愁而不

盡

善曰：毛詩曰：「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鄭玄曰：「疚，病也。」
翰曰：「四感謂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感憂疾病也。」言

四憂可以為心病也。一途難忍，謂愁也。言秋時既哀，故云無愁不盡。

野有歸燕

五臣作鶯

隰有

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

善曰：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驚擊之鳥通呼曰隼。」一曰：鵠

春化為布穀。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杜預：「左氏傳注曰：氛，氣也。」鄭玄：「毛詩箋曰：木葉槁得風乃落。」良

曰隼鷹也秋則搏擊氣秋氣也興起墮落也

於是

五臣作時

乃屏輕箴

所釋織締

藉莞

桓弱

若御衿衣

善曰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箴非愛

安國尚書傳曰纖細也締細葛也鄭玄毛詩箋曰莞小蒲席也說文曰弱蒲子以為華席也又曰衿衣無絮也

向曰秋氣既寒弃而不用藉鋪也莞弱蒲席也言將鋪而處之御服之也

庭樹撼

所以灑

落兮勁風戾而吹帷

善曰撼枝空之兒戾勁疾之兒齊曰撼葉落兒戾至也謂葉以灑

落勁疾之兒風至而吹帷慢也

蟬嘒嘒

患

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

善曰

毛詩曰莞彼柳斯鳴蜩嘒嘒毛萇詩傳曰嘒嘒小聲也飄飛兒楚辭曰雁雖離而南游濟曰嘒嘒蟬聲也

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

善曰言秋日天氣高朗晃朗明兒悠陽日

入兒楚辭曰天高而氣清禮記曰仲秋殺氣浸盛陽何
氣日衰銑曰見朗天高兒悠陽謂日寒而微也

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

善曰尚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毛詩曰夏之日冬

之夜毛萇曰言長也銑曰短晷謂日景已短覺其夜長

月朧徒朧東以含光兮露

淒清以凝冷

善曰埤蒼曰朧朧月初出兒淒清寒露兒

熠燿燦於

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

善曰毛詩曰熠燿宵行毛萇曰熠燿蟋蟀也

蟋蟀在堂毛萇曰蟋蟀蝥也崔豹古今注曰熠燿蟋蟀也一曰曜夜腐草為之食蚊蚋又曰蟋蟀名蝥初秋生得寒

則鳴噪濟南謂之嬾婦也良曰熠燿曜螢也聚明聽離也蟋蟀秋虫至秋寒故就軒屏言鳴軒階壁也

鴻之晨吟望流火之餘景

善曰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大火也流下也

翰曰流火心星也秋心星西下將沒故有餘景也

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

華省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耿介執節守度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又曰悠哉悠哉展轉反側翰曰

宵夜

悟時歲之道盡兮慨俛首而自省

善曰楚辭曰歲忽忽而道盡毛

萇詩傳曰道終也廣雅曰道急也列子曰師曠俛首而聽之曾子曰君子且就業夕而自省也

濟曰道終也

斑鬢髮

臣作彪

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

善曰服虔通俗文曰髮垂

而髮說文曰白黑髮雜而髮字林亦同周禮曰士弁服白虎通曰承弁冠名濟曰班謂黑白雜言悟歲

之終慨然自省乃見班白之髮或承見或垂領也彪髮下垂兒素白也

仰羣雉之逸軌兮

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

五臣作頗

類古鼎切

善曰高閣連雲升之以攀雲漢也言羣雋

自致高遠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漢書

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也董巴與服志

曰侍中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廣雅曰炯炯光也

翰曰羣雋謂蟬冕綺紈之人也仰其逸迹自謂攀於雲

漢也志有欲也如此皆謂珥金貂之徒類類光明兒

苟趣舍

五臣作捨

之殊途今庸詎識其躁靜

善曰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

趣舍不同司馬遷書曰趣舍異路莊子王倪曰吾庸詎

知吾所謂知非不知邪司馬彪曰庸猶何用也老子曰

動為輕根靜為躁君銑曰苟且也趣謂求榮利之人

也捨謂不取者也言此二者殊途也庸詎猶何能識其

動靜

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

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

人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

指也萬物一馬也郭象曰夫自是非彼我之常情也
致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喻
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
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
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
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
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
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淆
亂明此區區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
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
大寧而天下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
銑曰至人謂至德之人常有休美之風齊猶等也一
指謂以我指喻彼人指以彼人指喻我指其
理固齊矣以天喻地其理亦同故云一指
彼知安而
忘危今固出生而入死
善曰周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
亡老子曰出生入死韓子曰人

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也良曰彼謂榮利人也言以榮利為安而忘危也生謂精鬼也言貪欲出精鬼是入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死也貪欲之人固執而入死也

踐而獲底闕

掘

側足以及泉兮雖猴援而不履

善曰言人之行

投趾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為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若猴援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郭璞爾雅注曰底止也濟曰富貴之人如投足於一跡之地為危殆也且不踐其位是得安全之致也言留側足之地掘而及泉雖猴之捷豈能履哉言其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

善曰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

王使二大夫往聘莊子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向曰神龜見殺致骨宗廟而祀之貴則貴矣思反綠水不可得也喻貴者遇患思反於貧賤亦難矣

且歛衽

如甚

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

善曰衽襟也字林曰紱紱

也楚辭曰颺弭節而高厲向曰衽衣襟也紱紱也言歛衣紱弁榮利以自激厲也

耕東臯之沃

壤兮輸黍稷之餘稅

善曰水田曰臯東者取其春意漢書鄭明曰將歸延陵之臯脩農圃

之疇張晏曰隱耕臯澤之中阮籍奏記曰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說文曰稅租也向曰臯澤也言耕於沃

壤之地得輸稅餘自供也

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澀

善曰禮記曰仲

秋菊有黃華翰曰湍流菊草也 揚芳謂揚香氣也淫亦水崖也 淥秋水之涓涓兮玩

游鯈

五臣作鯈長流切

之漱漱

四裔反至百川灌河

善曰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金人銘曰涓涓不

壅將成江河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上莊子曰
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莊
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漱漱游兒也逍
良曰澡浴也涓涓水流兒游鯈小魚也漱漱游行兒逍

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

善曰莊子有逍遙游篇司馬彪曰逍遙無

為者能游大道也又有人間世篇司馬彪曰言處人間
之宜居亂世之理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事故
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唯變所適而何足
累濟曰逍遙散逸兒阿山曲也放曠謂無拘束也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善曰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王肅曰言優游以終歲也

以終其天年而已
銑曰優游自樂可

雪賦

善曰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嫫也水下遇寒而凝嫫嫫然下也曾子曰陰氣凝而為

雪五經通訓曰春洩氣為雨寒凝為雪

謝惠連

善曰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

靈運深嘉賞之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為雪賦以高麗見奇年二

十七卒銑同善注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

善曰毛詩曰歲亦暮止劉向七言曰時將昏暮

白日午昏冥也莊子曰風積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傳玄詩曰浮雲含愁色悲風坐自嘆班婕妤好擣素賦曰

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
行來已久故兼引之向曰暮盡昏冥積厚也愁雲陰

雲也梁王不悅游於兔園善曰此假說主客以為辭也漢
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

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
之樂築兔園也向注同

枚叟善曰漢書梁孝王待士鄒陽從孝王游又曰枚乘
為弘農都尉去官游梁翰曰言置酒命賓朋也

召延皆招相如末至居客之右善曰漢書曰相如客游
屈之稱梁又曰田叔等十人漢

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良曰司馬相如也末
至謂後至也言文章之高故居賓客之右俄而微霰

零密雪下善曰莊子曰俄而死王肅家語注曰俄有王
頃也良曰俄而猶少間也霰微雪也

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善曰毛詩衛風曰北
風其涼雨雪其滂又

小雅詩南山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銑曰

授簡於司

馬大夫

善曰言大夫尊之也國語越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爾雅曰簡謂之畢也郭璞曰今簡札

也

銑曰簡牘也所以書之者授謂與相如稱大夫者美之

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

侔色揣

莫侯色揣初委

稱為寡人賦之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說文曰揣量也爾雅曰

稱好也老子曰王公自謂孤寡不殺辭也言抽子深秘之思妍美之辭齊其容色量其所稱

銑曰曰梁王語

為寡人賦之

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

善曰孝經曰曾子避

席公羊曰逡巡北面再拜也廣雅曰逡

逡却退也翰曰逡巡而揖敬王命也

曰臣聞雪宮建

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善曰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劉熙曰雪宮離宮之名也

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 濟曰雪 岐昌發詠於宮在齊故云建東國雪山在西域時峻也

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

善曰岐周所居昌文王名也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

來思雨雪霏霏姬周姓滿穆王名昭王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申重也穆天子傳曰天子游黃臺之丘大寒北

風雨雪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人夫我徂黃竹負日閑寒乃宿於黃竹 良曰時國中大雪人凍穆王作黃竹歌

三章以哀之

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

善曰毛詩曹風曰蟋

蟀掘閭麻衣如雪宋玉諷賦曰臣嘗行至主人獨有一女置臣蘭房之中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賈

逵曰儷偶也

銑曰郢人

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文則

表沴

麗

於陰德

善曰左氏傳曰凡平地尺為大雪毛萇詩傳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金匱曰武王伐

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丈餘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沴臨蒞不和意也春秋潛潭巴曰大雪甚厚後必有女主天雪連月陰作威宋均曰雪為陰臣道也桓公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也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傷陰盛之微沴不和之氣

若乃玄律窮嚴氣升

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于紀又曰孟冬之月天地始

肅鄭玄曰肅嚴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夏侯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濟曰美雪之德請言其初也玄律窮十二月

焦溪涸

護

湯

五臣

谷凝

善曰

也嚴氣寒氣也升上也

焦溪涸

護

湯

五臣

谷凝

善曰

水經注曰焦泉發于天門之左南流成溪謂之焦泉盛弘之荊州記曰南陽郡城北有紫山東有一水冬夏常溫因名湯谷也銑曰焦溪溪名火井減溫泉冰博物

賜谷日所出也涸凝永皆水凍也

銑曰焦溪溪名

火井減溫泉冰

博物

善曰

火井減溫泉冰

博物

善曰

火井減溫泉冰

博物

善曰

火井減溫泉冰

博物

善曰

火井減溫泉冰

博物

志曰臨印火井諸葛亮往視後火轉盛以盆貯水煮之得鹽後人以火投井即滅至今不然又曰西河郡鴻門

縣亦有火井祠火從地出張衡溫泉賦曰遂適驪山觀溫泉銑曰蜀郡有火井中常自出火溫泉溫湯也滅

謂寒而沸潭無涌炎風不興善曰酈元水經注曰以生火滅也物投之須臾即熟又曰曲

阿季子廟前井及潭常沸故名井曰沸井潭曰沸潭炎風在南海外常有火風夏日則蒸殺其過鳥也呂氏春

秋曰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北戶瑾覲扉裸胡壤垂繒高誘曰一曰融風翰注同

善曰毛詩曰穹窒熏鼠塞向瑾戶毛萇曰向北出牖也瑾塗也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千餘里裸人國也字林曰

繒帛搃名也翰曰北戶向北之戶也瑾泥也裸壤不衣國也至是寒切沸潭不能為涌北戶加泥以避寒不

衣之俗亦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霄五臣掩

日韜

吐霞

善曰淮南子曰四海之雲湊又曰大澤之雲以雨九州公羊傳曰河海潤千里何伏曰河

海興雲雨及千里說文曰北方流沙漠書李陵歌曰徑

萬里今度沙漠茫莊後漢書袁安議曰今朔漠既定揚

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沙揚礫文字集畧曰霽雲狀又

曰霽亦霽也毛萇詩傳曰掩覆也於儼切杜預左氏傳

曰韜藏也

向曰朔漠北方也言

霰

蘇先

淝瀝而先集

風起飛沙連積氛

霽韜掩霞日也

雪紛糅

又而遂多

善曰韓詩曰先集惟霰薛君曰霰霰也音英夏侯孝若寒雪賦曰集洪霰

之浙瀝渙推磊以

纒索楚辭曰雪紛糅其增加鄭玄禮

記注曰糅雜也

良曰霰微雪也浙瀝細下兒細者先

下後遂紛

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氲蕭索藹藹浮浮瀟

瀟

筆

奕奕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氛氲盛兒毛詩曰雨雪浮浮又曰雨雪瀟瀟廣雅曰藹藹奕奕盛兒

濟曰皆飄流往來繁密之兒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薨而冒棟終

開簾而入隙

善曰杜預曰薨屋棟也毛詩曰下土是冒傳曰冒覆也字林云隙壁隙孔從阜旁二

小夾日也

翰曰開猶度也隙壁穴也言雪之飛散委積於薨棟而經過於壁穴

初便娟於墀

廡末縈盈於帷席

善曰便娟縈盈雪迴委之兒楚辭曰嫋嫋脩竹王逸曰嫋嫋好兒說文曰

廡堂下周屋也釋名曰大屋曰廡銑曰便娟縈盈雲輕迴之兒帷幔也

既因方而為珪亦

遇圓而成璧

銑曰珪方玉璧圓玉 眇隰則萬頃同縞

杲 瞻山則千

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達似連璐

音路善曰廣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

為盛姬築臺是曰重壁之臺劉公幹清虛賦曰蹈琳珉之塗然即達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璐美玉也向曰縞

白也遠道也言雪冒臺道如累壁連玉

庭列瑤階林挺瓊樹

善曰瑤階玉階也瓊亦玉

也瓊樹恐悞也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良曰階樹盡如瓊瑤矣瓊瑤玉名

皓鶴奪鮮

白鵬失素紈袖慙冶玉顏掩嫫

戶故反善曰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

色白復二千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白鵬鳥名也西都賦曰招白鵬說文曰紈素也冶妖也古詩曰燕趙多

佳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人皓齒嫫與嫫同嫫好兒濟曰紈素練也玉顏謂美人顏如玉也嫫美也言此

等雖白對雪故皆慙失其鮮美也

若乃積素

五臣作雪

未虧白日朝鮮爛兮

若燭龍銜耀

五臣作曜

照崑山

善曰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具瞑

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

燭而照之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班固漢書贊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翰曰崑崙山玉山也燭龍崑崙山神也常銜燭以照其中言積雪未銷白日鮮明光色爛然燭耀崑崙山之玉也爾其流滴垂冰緣雷

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莊子曰夫道馮

夷得之以游大川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說文曰蚌蜃也司馬彪以為明月珠蚌蛤也蜀志秦宓奏記曰剖蚌求珠向曰蚌水蟲也内含明珠河伯剖而列之光明粲然有如此矣至夫繽紛繁驚之兒皓汗皦五臣作皎潔之儀迴

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

備知

銑曰勢狀既多歎其不能具述

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

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

善曰包氏論語注曰梳者梁上楹也說文

曰楹柱也承上

也文字集略曰幌以良曰觸擊也幌窓簾也

酌相吳之醇酎御

貉貉之兼衣

善曰吳錄曰湘川邨陵縣水以作酒有名吳興烏程縣若下酒有名魏都賦曰醇酎

中山流湏千日論語曰貉貉之裘晏子居晏子春秋曰景

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

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饑溫而知寒公曰

善出裘發粟以與饑人夏侯孝若寒雪賦曰既增覆而

累鎮又加裘而兼衣濟曰湘臬出酎酒也御

對庭鷗

著也貉貉皮裘也謂兼衣著之酎三釀酒也

之雙舞瞻雲雁之孤飛

善曰西京雜記曰公孫乘月賦曰鷗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

堂翰曰鷓鴣雞也雙舞謂時屬見也雲雁孤飛謂惠連仕彭城王離其家親以喻也

拆園中之

萱草擿階上之芳薇

善無上二句

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

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

善曰杜篤衆瑞頌曰千里遙思展轉

反側毛詩曰攜手同歸連累踐霜雪與兄弟相違

向曰枝葉喻兄弟也惠鄒陽念千里願與之同歸

聞之懣

莫然

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

積雪之歌

善曰莊子曰子貢懣然慙又曰使人以心服而不敢忤說文曰懣煩也蒼頡曰悶也銑

曰鄒陽聞其辭悶然心服之思其妍美

歌曰攜佳人兮

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綈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

揚清曲

善曰漢武帝秋風辭曰攜佳人兮不能忘劉向有薰鑪銘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薰火烟上出

也字從黑

翰曰披開幄帳援引燎燒薰香也桂酒以桂投酒中取香也清曲妙音也

又續而為

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酤兮思自親

善曰

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酤王逸曰酤著也面著赤色徒何切濟曰謂佳人醉而著赤色

願低帷以

昵枕念解

五臣作褫直紙切

珮而褫

五臣作解紳

善曰昵近也褫奪衣也孔安國論語

注曰紳大帶也

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

白雪豈鮮耀

五臣作輝於陽春

善曰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

銑曰

鮮寡也言雪之光輝豈寡於陽春

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扼腕顧謂

枚叔起而為亂

善曰毛萇詩傳曰繹悅也方言曰繹理也說文曰扼把也鄭玄曰腕掌後節也

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亂者理也愆理一賦之終也

銑曰言王尋繹吟翫把腕以美其詞使枚叔

為亂以繼之

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

未若茲雪因時興滅

善曰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劉熙曰孟子以為白羽之性輕白雪之性消白

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為三白之性同因時興滅言隨時行藏也向曰羽玉

雖白或輕或貞不如此雪能與時盛衰也

玄陰凝不

昧其潔太陽曜

五臣作耀

不固其節

善曰蔡邕述行賦曰玄雲黝以凝結零雨集之

溱溱正歷曰日太陽也而昧者質正也日既耀不守節者知退也

翰曰不隨玄陰

節豈我名潔

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

良曰此言貞節之道亦因時行息也憑依也謂上下

飄落皆依從風雲而已

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

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善曰任猶因也污猶相染污也歸田賦曰苟縱心於域外孟子曰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鴻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銑曰任物像形因事成立皓然與天地合德何思慮營為之有焉

月賦

善曰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曰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曰

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有時成有時闕也

謝希逸

善曰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

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向同

善注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

善曰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劉應瑒

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翰曰應劉並魏才

子言二子初喪亡植惜其才端然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憂愁以多閒暇此皆假說以為辭

善曰言無復娛游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庾闡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疏郭璞爾

雅注曰榭臺起悄小馬疾懷不作弗怡中夜善曰毛詩屋也良注同

悄悄憂兒爾雅曰疚病也怡樂也孔子家語云日出聽政至于中夜銑曰悄憂也言心憂病其懷不悅至

於半夜

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

善曰蘭路有蘭之路

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皋蘭被徑王逸曰徑路也劉淵

林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王逸離騷注曰騰馳也禮

記曰季秋入學習吹王逸楚辭注曰弭按也向曰清

肅皆靜也寒山秋坂並苑中山坂也謂車騰風吹弭蓋

而上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

陸南躔

善曰大戴禮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直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南馳左傳申豐曰日在北

陸而藏冰杜預曰陸道也漢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

音義韋昭曰躔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為躔躔歷行

也翰曰濬深崇高也秋時天漢西南斜白露曖空素

遠於左界謂日在北道接虛危之次也

白露曖空素

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

善曰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楚辭曰意

欲兮沈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妹者子在我闕兮又陳風曰月出皎兮佼人憺兮良曰暖猶滿也沈

吟殷勤習思之深也齊章陳篇謂將作文章也抽毫進牘以命仲宣善曰此假王仲宣也

毫筆毫也文賦曰或含毫而蕤然說文仲宣跪委而稱曰牘書版也濟曰假言仲宣以序情

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善曰聲類曰跪踞也踞奇几切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

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東鄙賤人爾雅曰樊藩也郭璞曰藩籬也良曰跪拜鄙邊也言東邊自幽賤孤介之

人長自丘園藩籬之中樊藩也昧道惜莫贈學孤奉明恩善曰說文曰惜目不明也銑

曰昧闇也言闇於道不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尚書

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安國曰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左氏傳子太叔曰子產云禮天之經地之義濟曰沈

潛地故稱義高

日以陽德月以陰靈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易辯

終備曰日之既陽德消鄭玄曰日既蝕明盡也春秋

感精符云月者陰之精

擅

扶光

五臣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

善曰扶光扶桑之光也東沼賜谷也若英

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月盛於東故曰擅始生於西

故曰嗣山海經曰陽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

枝又曰交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處

郭璞曰扶木扶桑也尚書曰宅西曰昧谷孔安國曰昧

冥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拂於扶桑又曰若木末有

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

翰曰扶桑日出處若木日沒處月盛於東可代日之明

故云擅也月生於西可繼於日之曜故云嗣也英木花

也冥引元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

善曰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

成為獸象兔形春秋元命苞日月之為言闕也兩說蟾
蟾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張泉觀象
賦曰漸臺可升自注曰漸臺天臺之名四星在織女東
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而奔月注
曰嫦娥羿妻也歸藏曰昔嫦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毛詩
曰皇皇后帝張泉觀象賦曰寥寥帝庭自注云帝庭謂
太微宮也春秋元命苞曰太微為天庭翰曰元兔月
也中有兔象故以名焉嫦娥羿妻嫦娥也竊藥奔月因以
為名月色白故云素娥言**朐尾朐**他**警闕朐**斐**鬼示**
照曜帝王之臺后妃之庭**朐**竹**朐**了**警闕朐**斐**鬼示**
善曰說文曰朐朔而月見東方縮朐然朐晦而月見西
方也朐月未成光魄月始生魄然也尚書五行傳曰晦
而月見西方謂之朐朐則王侯肅鄭玄曰朐條達行疾兒也警闕
之側匿側匿則王侯肅鄭玄曰朐條達行疾兒也警闕
謂朐朐失度則警人君有所闕德示冲言朐魄得所則
表示人君有謙冲不自盈大也禮記注曰月三日而成

魄是以禮有三讓也 向曰月朔見東方曰朏晦見西

方曰朏言視此警策君王之闕德也 朏盛明也 魄初出

地明生得宜以 順辰通燭從星澤風 善曰辰十二辰言

示人君謙冲也 月順之以照天下

也 淮南子曰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許慎曰歷十

二辰而行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以雨孔安國尚書

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 增華台室揚彩軒宮

多雨然澤則雨也 銑同善注

善曰台室王公位軒宮軒轅之宮史記曰中宮文昌魁

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能古台字也齊色則君臣

和也 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

曰軒轅星名 銑曰言增華彩於此 委照而吳業昌

淪精而漢道融 善曰吳錄曰長沙桓王名策武烈長子

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漢書元后母李

親夢月入懷而生后遂為天下母昌威也 融明也 翰

曰吳謂孫堅夫人夢月入懷而生策漢李夫人亦夢月

曰吳謂孫堅夫人夢月入懷而生策漢李夫人亦夢月

曰吳謂孫堅夫人夢月入懷而生策漢李夫人亦夢月

入懷而生元帝謂淪委其精以昌吳漢融亦昌也

若夫氣霽士計地表雲歛天末

善曰說文曰霽雨止也

西京賦曰眇濟曰氣止雲歛言晴

洞庭始波木葉微

脫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

暉之藹藹

善曰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漢書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子馬

於山椒山椒山頂也說文曰瀨水流沙上也楚辭曰白日出兮悠悠長門賦曰望中庭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良曰瀨水石之急也言秋天清迥月光益明也

列宿掩綈長河韜映

善曰楚辭曰若

列宿之錯置說文曰綈繁采飾也毛詩曰倬彼雲漢毛萇曰雲漢天河也向曰月盛明時列星天河皆韜掩

光彩

柔祗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

善曰柔祗地也

圓靈天也觀宮觀也徐幹七喻曰連觀飛榭說文曰除

殿陛也銑曰言月之光彩照地如凝雪照天如水鏡

觀宇庭除皆如霜水之潔也縞白也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

縣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長笛賦曰磬

解也韋昭曰弛廢也濟曰縣軒懸也厭去燭房即月

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善曰篁竹

篁風吹篁也良曰去燈燭之所就於月殿并進琴

酒翰曰秋涼之夜心自淒傷風吹叢篁自成音韻親

懿莫從羈五臣孤遞進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

善曰親懿懿親也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怨不廢

懿親杜預曰懿美也羈孤羈客孤子也言親懿不從游

而羈旅之孤更進也詩曰鶴鳴九臯臯禽鶴也抱朴子
曰峻嶽獨立而臯禽之響振也翔管羌笛也說文曰管
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翔秋引商聲也向曰聆聽也
翔管謂北胡之笛也言親近懿戚皆不相從羈客孤子
送為進見而聽於是絃五臣作絲桐練響音容選和善曰絃
臯鶴胡笛之聲桐練響音容選和善曰絃
埤蒼曰練擇也練與揀音義同桓譚新論曰神農始削
桐為琴練絲為絃侯瑛箏賦曰察其風采揀其聲音鄭
玄禮記注曰選可選擇也徘徊房露惆悵陽阿善曰
翰曰言擇妙響選和音也徘徊房露惆悵陽阿善曰
盖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露與霜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
防古字通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翰曰徘徊反
側兒惆悵悲哀兒恨此聲林虛籟淪池滅波善曰此言
曲不與知音同聞也風將息也
聲林而籟管虛淪池而大波滅索秀相風賦曰幽林絕
響巨海息波莊子曰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

曰風是以無作則萬竅怒號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
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
曰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薛君韓詩章句
曰從流而風曰淪淪文兒說文曰波水通也濟曰謂
風止林籟虛而不鳴淪

情紆軫其何託素皓月而長

歌

善曰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王逸曰紆曲
軫痛也毛詩曰如彼愬風毛萁曰愬向之也良曰

愬向也言情紆曲軫痛無所依託但向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

里兮共明月

善曰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陸機思歸賦
曰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乎洛湄淮南子

曰道德之論譬如日月馳騫千里不能改其處也銑
曰美人喻君子也邁行也君子行去音信復闕隔絕千

里共此明月而已千臨風歎兮將焉五臣歌川路長兮
里蓋言君子遠也作焉

不可越

善曰楚辭曰臨風祝兮浩歌息不止以思見君子但川路長遠不可踰越

向曰臨風嘆歌

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

善曰說文曰滿堂飲酒莊子子

貢曰夫子見之變容失色范曄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反歸罔然若有失也

又稱歌曰月既

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

五臣

作人衣

善曰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與歸又曰與佳人期今夕張又曰微霜今夜降魏文帝善哉行曰露

谷多悲風霜露霑人衣

翰曰晞乾也言明月既沒露澤漸乾歲晚未知所從歸也佳期喻君子微霜喻讒人

謂君子可還退不仕

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羞

五臣作薦

壁敬佩玉音復之無斁

善曰左氏傳原成叔曰敢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

魯連壽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
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尚書曰俾我有周無斁爾雅曰斁
厭也濟曰言王善其辭賦故命執事令獻壽
進璧於仲宣也恭敬佩帶反覆無厭斁厭也

鳥獸

善曰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
四足而毛謂之獸禽即鳥也

鵬鳥賦

并序

賈誼

善曰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
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

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
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天子疎之以為長
沙王傳然賈生英特弱齡秀發縱橫海之
巨鱗矯沖天之逸翰而不參謀棘署贊道
槐庭虛離謗缺爰傳卑土發憤嗟命不亦
宜乎而班固謂之未為不達斯言過矣

向曰誼為長沙王傳時有鵬鳥入室巢其承塵而鳴俗云此鳥入人家主人當死作此賦齊死生以自寬也

誼為長沙王傳

善曰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太傳三年鵬

為梁王傳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惟有吳芮之子孫耳經史不載其謚號故難得而詳也又景帝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母唐姬無寵故王卑濕國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

似鵙

子妖

不祥鳥也

善曰晉灼曰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鵙

不能遠

飛行不出域

濟曰

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

五

祥善也

鵬鵙皆不善之鳥

濟曰

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

五

無長沙

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

善曰韋昭曰謫謫也自廣自寬也

良曰其辭曰

單闕

鳥

之歲兮

五臣無兮字

四月孟夏

善曰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闕徐廣曰文

帝六年歲在丁卯

翰

庚子曰斜兮

五臣無兮字

鵬集余舍

善曰李奇曰日西斜時也向曰斜謂日晚

止于坐隅兮

五臣無兮字

貌甚閒暇

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

善曰李奇曰閒暇不驚恐也萃集也銑曰隅坐角也兒鵬鳥

容兒閒暇不驚也異物則鵬也萃集也私心怪其何故也

發書占之兮

五臣無兮字

識言

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鵬余去何之

善曰說文

曰識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識問于鵬鳥也向曰發徵驗之書言怪異之度于鵬謂問鵬焉吉

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

善曰淹遲也速疾也謂死

生之遲疾也

濟曰問

鵬鳥有吉事當告我有凶

事當言其災咎也言遲速之度語我長短有期

鵬廼

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善曰請以臆中之事以對也

良曰

以歎息請對以臆中之事也

曰

善無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

幹活流

而遷兮或推而還

善曰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如淳曰幹轉也鵬冠子曰幹流遷徙固

無休息

翰曰萬物

變化遷轉反覆無定

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蟪

如也

蘇林曰轉續相傳與也如蜩蟬之蛻化也或曰蟪

音蟬善曰

相連也

銑曰轉授也言形氣相授與如蟬之蛻皮

沕

勿

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善曰沕穆不可分別也顏監曰沕穆微深也鵬冠子曰變

化無窮何可勝言

向曰勝盡也言

深微之理不可盡能備舉其言也

禍所伏

善曰鶡冠子曰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老子注曰倚因也聖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已脩

善則禍去福來也

銑曰禍因福生是禍伏匿於福也

憂喜聚

門兮吉凶同域

善曰鶡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作最亦聚也董仲舒云弔者在門慶者

在廬今言皆在門者好惡故言同域也

濟曰有喜

彼

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

古侯踐霸世

善曰鶡冠子曰

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史記曰越王句踐其先允常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闔閭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句踐使士挑戰射傷吳王闔閭且死告其

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
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王曰已
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甲兵五
千人棲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
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卑辭厚禮而身以之事
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
臣勾踐敢告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
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許越
平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吳因留圍之
三年越遂棲吳王於姑蘇山吳王乃自蔽面曰吾無以
見子胥也高誘淮南子注云山處曰棲越滅吳稱霸
良曰吳王夫差破越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山吳自謂彊
盛後則為越王勾踐**斯遊遂成今卒被五刑**善曰應劭
敗而滅之以成霸業**斯遊遂成今卒被五刑**曰李斯西
游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被五刑
曰李斯取相位是成功後為趙高所讒卒被五刑而死

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

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爰立作

相孔安國曰傅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莊子曰夫道傳說得之以相武丁濟曰胥靡刑名傳說代人為刑也武丁殷王名求之以為相夫禍之與福

兮何異糾纏

善曰字林曰糾兩合繩纏三合繩應劭曰禍福相與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會也臣

瓚曰糾絞也纏索也鵠冠子曰禍與福如糾纏也向曰糾纏繩索也兩股相纏言禍福相糾纏亦如之命

不可說兮孰知其極

善曰鵠冠子曰終則有始孰知其極河上公老子注曰禍福更相生

死孰知其窮極時也顏監曰極止也銑曰人之命終則有始誰能知其極也

水激則旱

戶但切五

臣作今天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

五臣盪相轉

善曰言天飛水

流各有常度為物所激或旱或遠斯則萬物變化烏有
常則乎鵽冠子曰水激則悍天激則遠精神迴薄振蕩
相轉呂氏春秋曰激天遠激水旱 軒曰水矢以飛流
不閔為通利若觸物激怒勁速更增悍遠言人因禍之
激而至於福因福之激而至 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 善
於禍回薄震盪相轉無常 曰善

黃帝素問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韋昭國語注
曰蒸升也 良曰禍福相生如雲起雨降紛錯不止 大

鈞播物兮塊 烏 朗 北 烏 無垠 善曰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
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應劭曰

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其氣塊 非有限齊也 良
曰鈞輪也言天地輪轉萬物生死之理塊 北 無涯際也

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 善曰鵽冠子曰天不可預
謀道不可預慮 濟曰言

天之與道其理深遠不 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 善曰鵽
冠子曰

遲速止息必中參伍鵬冠子曰同合消散孰識其時翰曰言命有遲速何能知其時哉且夫天地

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

五臣無安有常則善曰莊子子黎曰今一以天地為大

兮字莊子曰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為生散為死鵬冠子曰

同合消散孰識其時向曰以鑄冶為喻鑪也工巧人

也言以天地造化陶鑄萬物合而成形散而歸千變萬

無形自無生自無形出消息之理安有常哉化兮未始有極善曰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莊子

彪曰當復化而為無忽然而人兮何足控搏音團善

曰變化反覆無始無終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

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揣晉灼曰

許慎云揣量也度商曰揣言何足度量已之年命長短而惜之乎按史記英布傳云果如薛公揣之陳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訓為量與晉灼說同音初毀切又丁果切但字者滋也不可膠柱在此賦訓搏為量義似未是至於合韻全復參差且史記揣作搏字如淳孟康義為是也鵠冠子曰彼時之至安可復還安可控搏也濟曰變化遷轉偶而為人何足引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善曰

患音還言人皆死變化我何足患之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璞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

物也

良曰言人死化為異

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

善曰

物此

造化之常何足以為患

列子曰小智自私怨之府莊子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無

貴無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鵠冠子曰小智立趣好

惡自懼良曰小智惠之人自私愛

其已賤於萬物獨貴我之為人也

達人大觀兮物無

不可

善曰鶡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莊子曰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翰曰

通達之人以理觀之萬物不殊於已故云物無不可

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

善曰

云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司馬彪曰殉營也臣瓚曰曲身從物曰殉

向注同

夸

者死權兮品庶每生

善曰鶡冠子曰夸者死權自貴矜容殉名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

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失理銑曰自矜夸其名者死於權利也衆品皆貪生惡死

怵或迫

之徒兮或趨

西東

善曰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然迫迫貧賤也東西趨利也濟曰俗

人怵惕而迫利或趨西東而不自安也

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

兮窘

永

若囚拘

善曰文子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子曰不肖繫俗窘囚拘之兒

良曰言

至人不曲私於身意與變化齊同窘困
也愚者繫縛俗累囚如困人之拘束也
至人遺物兮獨

與道俱

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
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也鵲冠子

曰聖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

衆人惑惑

五臣作或

翰曰至人能遺去物累與道俱行

或**今好惡積億**

善曰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
之萬億也鵲冠子曰衆人惑惑迫於嗜

慾向曰或或猶東西也衆人趨利東西有好惡積億言多也

真人恬漠兮獨

五臣作猶與

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

平聲叶韻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

善曰文子曰

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德之至也莊子云
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
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老
子曰燕處超然莊子曰南伯子綦曰嗟乎我悲人之自

喪銑曰至真之人其性靜漠絕去人事與道遊息離智慮遺形體超然如喪忘其形體耳寥廓忽

荒上今與道翱翔乘流則逝今得坻遲則止善曰寥廓

未分之見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鵲冠子曰與道翱翔

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坻水中小洲

也坻或為坎又曰易大明則仕險難則隱鵲冠子曰乘

流以逝良曰寥廓忽荒言空無著也言真人無著與

道同翱翔而已亦猶木之浮縱軀委命今五臣無不私

與已善曰鵲冠子曰縱軀委命與時往來其生兮若浮

其死兮若休善曰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澹乎若深

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善曰莊子老聃曰其居也淵而靜其唯人心乎鵲冠子曰

泛泛乎若不繫之舟 銑曰深淵無波散舟
任運真人用心不搖動無趣向而似之也 不以生故

自寶兮養空而浮

五臣無此二句 善曰鄧展曰自寶
自貴也鄭氏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

也莊子曰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 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善曰莊子苑
風曰願聞德

人淳芒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聖人循天之
理故無天災故無物累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良

曰有德之人無災累 細故蒂 丑芥兮何足以疑 善曰鵲
又知天命何憂患哉 介芥兮何足以疑 冠子曰

細故絮荊奚足以疑 絮荊與蒂芥古字通張揖子虛賦
注曰蒂芥刺鯁也 良曰細故小狹之人也蒂芥怵惕

也言小狹之人怵惕於災
變何足與言凝滯之事乎

鸚鵡賦

并序 善曰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
鵲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也注曰舌

似小兒舌脚指前後各
兩鵠一作鵠莫口切

禰正平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原人也少有才辨而尚氣傲曹操欲

見之不肯往操懷忿而以才名不欲殺之
送劉表後復侮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
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
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
鸚鵡者射舉札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攬
筆而作辭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

六 銑

注同

時黃祖太子射

亦

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

曰禰處士

善曰應劭曰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
也 銑曰舉酒勸酒也處士隱者之稱

今

日無用娛賓

良曰無諸戲弄以用娛樂賓客

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

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座咸共榮觀不

亦可乎

善曰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曰使四坐之人觀衡之文詞以為榮也

衡因為

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含火德

之明輝

五臣作暉曰以輔萬物

善曰西域謂隴坻出此鳥也老子曰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之

性也西方為金毛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背有赤者故曰火德歸藏殷筮曰金水之予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鷄火之體

翰曰鸚鵡出西域黃山也靈異也挺特也出自自然靈

異之姿容西方金也質寄於西故云體金精性辯惠而也朱鳥南方火也鳥皆稟之故云含火德也

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

善曰禮記曰鸛鵒能言不離飛鳥王弼周易注曰機者事之微

也故其嬉

許其遊

遊高峻栖峙

五臣作峙

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

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皎皎

交

好音

善曰說文曰嬉

樂也詩立也說文曰紺深青而揚赤也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兒也韻畧曰皎皎鳥鳴也毛詩曰覯

睨黃鳥載好其音良曰嬉戲詩立也紺青色趾足也綠衣謂綠毛色冒前翠色故云翠衿皎皎鳥聲

雖

同族於羽毛固

五臣作故

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

五臣作之

等美

焉比德

五臣作異

於衆禽於是美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

嘉命虞人於隴坻

禮丁詔伯益於流沙

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

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伯益也掌山澤官也尚書曰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

向曰心智異

於衆鳥也可以匹鸞鳥鳳皇之美其聲音儀表可以嘉善乃命山澤之官求之於隴坻流

銑曰偉美也謂美

沙也隴坂名流沙地名

跨崑崙而播弋冠

去雲霓而張羅雖網維

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

善曰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

一目之羅即無以得鳥也雲霓之高以張羅弋也網維

翰曰跨度也言度擬崑崙雖廣所中者不過網之一

目且其容止閒暇守植安停逼

五臣作迫之不懼撫之不驚

寧五臣作能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

善曰鵬鳥賦曰兒甚閒暇王逸楚詞

注曰植志也鵲冠子曰迫之不懼足以知勇毛詩序曰君子全身遠害向曰植生也言能守生故安傳於守順從遠害不違逆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乃於人以喪其生

歸窮委命離羣喪侶閉以彫籠翦其翅羽

善曰鵲冠子曰縱軀委命

與時往來禮記曰離羣索居淮南子曰天下以為之籠又何失鳥之有乎然籠所以威鳥說文曰翅翼也良曰傷肌謂傷鳥肌肉者則被刑戮歸窮言此鳥迫委性命於人也籠閉鳥器也彫彫飾也流飄萬里

崎大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

善曰埤蒼曰崎嶇不平也岷障二山

名續漢書曰岷山在蜀郡五道西障縣屬隴西蓋因山立名也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一曰障亭障也濟曰崎嶇傾側兒言飄流遠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來涉越岷山遠障載經冬夏

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

善曰有以託意也時為曹操所迫故

寄意以申情家語曰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漢書邳

都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也毛詩曰衡門之下可

以棲遲女適人臣事君逢禍患尚棲遲羈旅也左氏

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旅客翰注同矧

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

延佇村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

也說文曰馴順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擾馴也楚詞曰情

慨慨而長懷又曰結幽蘭而延佇毛詩曰予村度之國

語舅犯對晉侯曰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孔安國尚書

傳曰腥臭也銑曰矧况擾柔也况鳥微賤能順柔安

處也自度體陋而又腥臊不堪鼎俎之器應不至被害

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

險巖

平聲五臣作戲得極其數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然蕪穢而險巖

善曰禮斗威儀曰天其祿命不

王逸曰險巖顛危也其天命衰薄奚何也

良曰祿命天命也

豈言語以階

亂將不密以致危

善曰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

失身

階禍亂邪將復為事不密以致危邪

痛母子之永隔

哀伉儷之生離

善曰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怨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伉敵也楚

辭

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翰曰伉儷夫婦也

匪餘年之足惜慙衆雛之無知

善曰爾雅曰生啍雛謂鳥子初生能自啄食摠名曰雛也

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

之無奇

善曰毛詩曰命于下國非天子之國故曰下也莊子許由曰名者實之賓向曰名聲名也實

所能也恥其才能無異不副聲名

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

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

善曰西都長安也鸚鵡言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斯

此也此長安也言類彼鳥馬而懷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而稱此古詩曰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銑曰西都

西京也今於此愛西京沃壤是知苦樂異宜也言感彼鳥馬之懷代越而鸚鵡思西歸故每言長安樂是也

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良曰少昊

西方帝也蓐收典秋之神整轡御秋也

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

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顚顚

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毛詩曰哀鳴嗷嗷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荅賓戲曰夕而顓頊也濟曰言秋風動長吟哀鳴

思彼羣遊其聲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為之屢激切容兒顓頊

歎棄妻為之歔歔

善曰毛詩曰涕既隕之毛萇曰隕陸也放臣棄妻屈原哀姜之徒王逸楚

詞注曰歔歔啼聲

翰曰放臣謂得罪

見逐遠國者棄妻謂夫放之歔歔悲也感平生之遊處

兮若堧喧篴

持

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

善曰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毛詩曰伯氏吹

簫仲氏吹篴毛萇曰土曰堧竹曰篴淮南子曰自異者

視之肝膽胡越也高誘曰胡越踰遠向曰感平生雌

雄遊處如堧篴相須何今日兩相隔絕各在一方若胡

越異域矣堧篴並樂器相和順攏

者也胡在北越在南言遠也順攏

五臣作龍檻以俯仰闕戶

牖以跣

勝知

跣

勝誅也王逸楚辭注曰從曰檻橫曰楯說文

善曰說文曰

櫪

房室之

疏也

楯

說文

櫪

房室之

疏也

楯

說文

櫪

房室之

疏也

楯

曰牖穿墻以為牕也

韓詩曰搔首跣跣薛君曰跣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也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跣

將飛

兒

想

崑山之高嶽

五臣

思

鄧林之扶疏

五臣

顧

六

作

疏

五臣

顧

六

作

疏

五臣

顧

六

作

於一隅

善曰班固漢書贊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

百餘里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棄其杖

化為鄧林上林賦曰垂條扶疎韓詩外傳蓋乘曰夫鴻

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毛詩曰豈不懷歸廣雅曰

毒痛也

翰曰思遊山林顧其翼之殘毀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化為鄧林上林賦曰垂條扶疎韓詩外傳蓋乘曰夫鴻

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毛詩曰豈不懷歸廣雅曰

毒痛也

翰曰思遊山林顧其翼之殘毀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毒痛也

翰曰思遊山林顧其翼之殘毀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

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事敢背惠而忘初

善曰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辭

良曰且盡心

事敢背惠而忘初

善曰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辭

良曰且盡心

事敢背惠而忘初

善曰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辭

良曰且盡心

事敢背惠而忘初

善曰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辭

良曰且盡心

事敢背惠而忘初

善曰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辭

良曰且盡心

事敢背惠而忘初

善曰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辭

良曰且盡心

事敢背惠而忘初

善曰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辭

良曰且盡心

所事豈敢背惠忘其初始也

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

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善曰楚辭曰蜂蛾微命力何固論語子曰守死善道毛詩曰欲報之德司馬遷書曰効其瘕愚渝變也感恩久不變也良曰託命委身當守死報德盡辭效愚恃其感恩既過庶其還久而不變也

鷦鷯賦

井序

善曰毛詩曰

肇允彼桃蟲

詩義

疏曰桃蟲

今鷦鷯

微小黃雀也

鷦鷯音焦

鷦鷯

音遼

又方言曰桑飛

郭璞注曰即鷦鷯

也

自闕

而東謂之工雀

又云女工

一云巧婦

又

云女

匠

張茂先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典故為太常

博士轉兼中書郎雖棲處雲閣慨然有感
作鵠鵠賦後詔加右光祿大夫封壯武郡

公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銑曰華
有感悟鵠鵠賦以此鳥小而能安也

鵠鵠小鳥也

五臣無也字

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

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

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

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曰陰陽轉易以化成生也良曰生養也言翔

集於此養生之理足也

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

善曰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莫之害濟曰言毛色淺惡形體醜陋既居處卑下故物無害也

繁滋

族類乘

去居匹遊

善曰列女傳姜氏曰睢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遊向曰四馬曰

乘言族類滋繁故居必乘遊乃匹也

翩翩然有以自得

五臣作自樂

彼鷺就鶚

鷗昆鴻孔雀翡翠

善曰翩翩自得之兒毛詩曰翩翩者離說文曰鷺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鶚

雕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鷺黑色多力鷗狀如鶴而大漢

書音義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異物志曰翡翠赤色大於

翠顏監曰鳥各別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

異非雄雌異名也

足以冲天背距足以自衛

善曰絕垠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蹕

絕垠于塞門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

有鳥三年不蜚蜚乃冲天蜚與飛同字書曰冲中也呂

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背

距為刀鉞翰曰赤霄至高也絕垠至遠也言大鳥等

或生絕遠或能冲天背然皆負矰纓繳羽毛入貢何者

距之利足以自衛護也

然皆負矰纓繳羽毛入貢何者

有用於人也

善曰繳繫箭線也尚書曰厥貢齒革羽毛銑曰鷺鷥可以贊而鷗鵒可以食孔雀

翡翠可以飾皆以有用於人而負矰纓繳以為鷗鷯無患也

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

類有微而可以喻大

銑曰喻大謂以人可以退身守愚以保其生

故賦之云

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

善曰易注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

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楚辭曰多端膠加老子曰道生萬物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

濟曰播惟鷗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

善曰老子曰善攝生

者不然莊子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翰曰攝養也

育翩翾

許

之陋體兮無玄

黃以自貴

善曰字林曰

翩疾飛也說文曰翾小飛也

良曰育養也翾翾小飛兒陋小也言毛羽無

色可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

善曰左氏傳臧僖伯曰皮

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

不射古之制也向曰毛不可飾器肉不為俎豆之實

鷹鷂

然過猶俄翼兮

善無兮字

尚可懼於量

衡

尉

音尉善曰左氏傳

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爾雅曰晨

風鷂也廣雅曰俄邪也毛詩曰側弁之俄箋云俄傾兒

量尉皆網也

銑曰俄傾也鷹鷂

翳蒼

鳥會蒙龍是焉遊

驚鳥以其小傾翼而過

量尉小網

翳蒼鳥會蒙龍是焉遊

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

善曰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草

樹蒙龍翕習盛兒翰曰翳蒼

蒙龍蒿草密兒飄颺高飛兒翕習急疾兒言遊集不過蒿草飛翔不高不疾也

其居易容其求

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

善曰莊子曰鶴鶴巢林不過一枝孔

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曰粒米也言小而易容給也

濟

栖無所滯遊無所盤匪

陋荆棘匪榮荳蘭

良曰爾雅曰盤樂也是處可栖故無滯閼是處可樂故無常所不以荆棘

惡而陋之不以蘭荳香而榮之也

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

無患

善曰鵲冠子曰縱軀委命與時往來淮南子曰守道順理向曰不擇處故易安逸任命順道故不

為物患也

伊茲禽之無知今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古

害兮不飾表以招累

善曰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

鑒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也左氏傳曰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任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吾焉用此以賈其害社預曰賈賣也向曰懷寶者人必害而取之如以寶賈人之害也言此鳥不懷寶賈害

不以毛彩自飾

故不招其累也

靜守約

五臣作性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

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

善曰文子曰約其所守即察尚書曰汝惟不矜孔安

國曰自賢曰矜淮南子曰因循而任下周易曰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老子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之性也文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張湛曰遺其銜尚為害真性傳穀七激曰排挫禮學譏諱世偽濟曰言能守性不自矜持動不煩

鵠

五臣作雕鵠何介其

背距鵠鷺軼

五臣作逸於雲際

善曰穆天子傳曰青鵠執犬羊食豕鹿郭璞曰今鵠亦能

食麋鹿山海經曰輝諸之山多鵠郭璞曰似雉而大青色有角鬬死乃止出上黨言因背距而為人用也良

曰鵬鵠二鳥以背距之大
肌肉之充皆為人所取

鵠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

喬彼晨鳧與歸雁又矯翼而增逝

善曰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

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

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 翰曰孔雀翡翠晨鳧皆鳥

名言其藏竄幽險遠喬之處

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

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

善曰文子曰羽翼美者傷其骨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

肌淮南子曰雁銜蘆而翔以避矰繳抱朴子曰智禽銜

蘆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却虎史記太史公曰英布不克

於身為世大戮

斃死也雁自南向北以體充不能高飛常銜蘆以

避繳然終為蒼鷹鷂而受縲五臣作鸚鵡惠而入籠善

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王逸楚辭注曰縹繫也鸚鵡賦曰性辯惠而能言又曰閉以雕籠濟曰

驚猛也屈猛志以服養塊對苦幽繫於九重善曰淮南子

楚辭曰君子之門今九重濟曰猛志謂鷹性也言變屈志從服養也塊獨也言獨幽繫九重謂君門也

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禮丁

之高松善曰鍾岱二山鷹之所產漢書曰趙地鍾岱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漢有代郡故代國

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鸚鵡賦曰命虞人於隴坻向曰鸚鵡變音聲以順人之旨趣摧羽翮以

為人用也鍾岱二山名出鷹隴坻雖蒙幸於今日未若

疇昔之從容善曰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尚書曰從容以和

海鳥鵲袁鵲居避風而至

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

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是歲海多條

大風

翰曰鵲鵲避風於魯東門

臧文仲祭以鐘鼓

條

枝

五臣作支

巨雀踰嶺自致

善曰漢書曰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良曰條支國名漢時貢

大提挈萬里飄颻逼畏

善曰漢書曰左提右挈銑曰提挈萬里謂大雀也飄颻逼畏

謂鷄鵲畏鐘鼓聲也

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

五臣無陰陽也字

陶烝萬品一區

善曰文子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蒸氣出兒濟曰體大鷄鵲也形瓌謂巨雀

也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鷁螟巢於蚊睫

接大鵬彌乎天

隅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為驚臣不知其名而

東海有通者命曰鷦螟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鵬化而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向曰舛錯不齊也言大小不齊種類雖繁其類各殊也鷦螟微蟲也將以上巢於蚊子之睫鵬大鵬其翼滿於天之一隅也

方不足而五臣無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

大之所如善曰莊子曰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

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
小而差數觀矣歸田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上方鵬鳥下比鷦螟也徧天壤遠
觀之大小好惡竟不知其所從也
銑曰

文選卷十三



總校官庶士_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_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_臣胡金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十四

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三十三

集部

文選卷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鳥獸

赭白馬賦

并序 善曰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駁彤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

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秘書監卒官 向曰宋文帝為中郎將受武帝

赭白馬之錫及文帝受禪其馬乃死
帝命羣臣賦之而延之同有此作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

善曰論語曰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翰

註豈不以國上威容軍馱

伏

趨

去

迅

而已

善曰傳玄乘

與馬賦曰用

同

之軍國則文武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庾中

丞昭君辭曰聯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澳朔障裂寒茹冰

原嘶代馱以韻言之蓋馬名也顏庾同時未詳所見毛

詩曰四牡有騶毛長曰騶壯兒趨與騶同並綺嬌切

濟曰馱馬名趨壯迅疾也言國之所

尚威儀容止軍之所重壯疾而已

實有騰光吐圖疇

德瑞聖之符馬

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

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兒絕足蓋為聖德而生疇昔

也 良

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

銑曰語謂人之語端也堯有此神馬故人

之所語崇美其聖靈代代榮其至德

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

貢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武帝諱裕字德輿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也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方

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曰古者諸侯

以時入貢

向註同秘寶盈於王府文駟列乎華廐

善曰周禮曰王府掌王之

金玉玩好尚書曰王府則有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左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贖華元漢舊儀有承華廐

註同

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

阜

善曰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賦曰假皇天兮簡帝心司馬彪莊子注曰

阜櫪也濟曰乘輿天子也逸駿簡當錫賜也阜馬櫪也言自天子櫪而賜焉服御順志馳驟

合度

善曰韓子曰造父御駟馬馳驟周旋而恣於馬者轡策制之良曰服御乘駕也言乘駕順心志也

合度

合節度也

齒歷雖哀而藝美不忒龍養兼年恩隱周渥

善曰

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爾雅曰歷數也毛詩曰其儀不忒賈逵國語注曰襲受也周書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國

語注曰隱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

銑曰齒歷年也

襲受隱私也言年雖衰老而藝能不差忒受養兼於暮

年是帝之恩

歲老氣殫斃於內棧

善曰說文曰殫盡也

私周厚也

棧櫪也

呂氏春秋曰

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編之以阜棧司馬彪曰棧若櫪牀施之濕地也向曰殫盡斃

死也棧以板禦

少盡其力有側上仁

善曰韓詩外傳曰

濕而承馬足也

昔者田子方出見

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乃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

同獻賦

善曰崔瑗胡公碑曰惟我末臣頑蔽無聞濟

同獻謂同諸侍臣

其辭曰

維宋二十有二載

五臣本作十有四載

盛烈光乎重葉

善曰宋文帝十七年

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烈業也自武至文故曰重葉毛萇詩傳曰葉世也良曰烈業也武帝文帝相承故曰重葉言盛大之業光明於此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

洽

善曰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鄰尚書曰偃武脩文孔安國曰脩文教也

銑曰言宋帝武義文教被於遠

方粵於這盡也武事肅然陳列文化盡已優洽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可

臣五

作接善曰漢書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注泰階既接三台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天之三

階三階平則風雨時國語曰興王賞諫臣向曰泰階

三台星也上下皆平謂太平軌迹也言太平可升興王

之迹可接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善曰兩都賦

於古也遺美西都賦曰學乎舊史氏方載四方之事漢書柱下

方書音義曰四方之文書說文札牒也翰曰訪古先

帝王為國之美者於書史之中考興王之則於往昔圖

牒之上良馬之瑞者以比今也方常載則也牒亦書史

之昔帝軒陟位飛黃服阜善曰春秋命歷序曰帝軒受

流昔帝軒陟位飛黃服阜圖維受歷尚書曰汝陟帝位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阜高誘曰飛

黃如瓠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也良注同後唐

後唐

膺籙赤文候日

善曰后唐謂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微符合應籙次相代赤文候日即

至於日稷也已具

序注 濟注同 漢道亨而天驥呈才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

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既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歌 濟曰亨通也言漢德通遠方天馬見

魏德懋而澤馬效質

善曰說文曰懋盛也魏志曰文帝黃初中於上黨得澤馬魏都賦曰

澤馬於阜

銑注同

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

典登郊歌乎司律

善曰公孫弘贊曰異人間出瑞典吐圖也作天馬歌歌之以郊祀合於司

律也 向曰伊惟也漢並有故言間出以光榮瑞應圖

也漢得天馬作歌云天馬來龍之媒此皆入於律呂登

於郊 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 善曰魯靈光殿賦曰又

廟 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

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蹕出則傳蹕止行人清

道也 翰曰威神謂天子也得神馬可以扶衛天子警

蹕也警蹕出 是用 善本無 精曜叶從靈物咸秩 善曰協

入清道也 此二字 合也論

語撰考識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尚書

曰龜筮協從又曰咸秩無文秩序也 濟曰精曜天馬

星也謂星叶從而為神馬靈 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

物謂天馬也言皆有次序

率順 善曰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

尚書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劉駒餘郡太守

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 良曰暨至罄盡也 有肆險

九區九州也至明命之初盡九州皆率而順從

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賁

善曰肆險入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魏都賦曰思稟正

朔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賁蒼頡篇曰賁財貨也說文曰賁會禮也銑曰肆弃也言九區之人皆弃險踰遠

稟正朔納賁貨也

聞王會之阜昌知函

含夏之充

音仞善曰阜盛也周

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漢書郊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虔曰函諸夏也漢書音義蘓林曰充物喻多也如淳曰物滿也翰注同

摠六服以

收賢掩七戎而得駿

善曰收賢取賢善之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

蠻服斯為六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向注同

蓋乘風之淑

類實先景之洪消

善曰崔駰七依曰服飛兔之中乘騁華駟之駮輪蹠虛騰雲乘風度津漢

書揚雄河東賦曰六先景之乘劉劭魏明帝誄曰先皇嘉其誕授洪胤濟曰乘風先景言迅疾也淑美洪大

也種類美大

而迅疾也

故能代驂象輿厯配鈎陳

去聲叶韻

善

曰在旁曰驂韓子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山之精瑞也上林賦曰象輿婉嬋

於西清晉天文志曰鈎陳大帝之座

良曰象輿象車

也鈎陳天子衛也此馬武帝賜文帝故云代驂厯配也

齒筭延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錫

五臣作賜

留皇情而驟

進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風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祖高祖也皇文帝也周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蕃

庶銑曰言長命而聲價盛振此馬帝徒觀其附筋樹

為蕃王高祖賜之故云留皇情而驟進徒觀其附筋樹

骨垂梢

所交

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善曰相馬經曰良馬可以筋骨相也

梢尾之垂者髮額上毛也尾欲梢而長張敞集曰蒼繩
託驥之髮也傅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相
馬經曰自成入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
足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央旋毛為鏡權
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壁因謂之雙壁其盈滿
如月異相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頌曰雙壁似月翰曰
蘭筋勁骨毛髮長植也

異體峯生殊相逸發超攄絕夫塵轍驅騫

迅於滅沒

善曰峯生若山而生峯也劉歆遂初賦曰馬
龍騰以超攄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

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
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
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
之馬也李尤馬鞍銘曰驅騫馳逐騰踊覆踐濟曰峯
生言多異體與他馬不同也超攄驅騫行走兒絕
夫塵轍謂塵不及馬輪不蹶轍滅沒皆言疾也

簡偉

塞去

門獻狀絳闕旦刷幽燕畫秣荆越

善曰塞紫塞也崔豹古今注曰

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有關故曰門塞或為寒非也傳玄北都賦曰巍巍絳闕也說文曰

刷刮也魏都賦曰刷馬江州毛注曰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飲馬曰秣幽燕荆越四地名也良曰偉美也塞

門在北出馬處也絳闕天子門也言簡於塞門獻於絳闕刷刮也秣飼也幽燕北地名荆越南地名朝日未出

時晝日出後言馬疾也

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

去聲叶韻善曰孝

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號文公曰王其監農不易左氏傳曰訓人事君又曹劌諫曰君舉必書銑曰教

習此馬敬依不易之法也君之舉動必書以訓人言此恐君遊逸無度故發此端也

惟帝惟祖爰

游爰豫

善曰孟子曰一游一豫為諸侯度高祖皆經乘此馬而游豫也游豫謂天子巡幸

飛輜軒以戒道環轂騎而清路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鑾

以節步

善曰輜輕也吳都賦曰輜軒蓼擾轂騎煒煌杜篤迎鍾文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先也司馬相如

上疏曰清道而後行漢書曰王尋勅諸營皆按部薛綜東京賦注曰馬步齊則鑾聲和應劭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衛毛詩曰四牡彭彭八鑾鏘鏘向曰輜軒輕車也鑾鈴也轂騎弓騎也五營天子鹵簿也言戒道清路按部

具服金組兼飾丹雘

音汙叶韻寶

鉸星纏鏤章霞布

善曰金組二甲也蔡邕女琰詩曰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組

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也丹雘二色也郭璞山海經曰葭黝屬倚弧切鉸裝飾也章采文也袁宏酌宴賦曰朱帷赫以霞布濟曰言以

金組丹青飾其裝具如星霞之文

進迫遮迺

五臣作列却屬

輦輅

善曰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
迺漢書音義晉灼曰迺古列字也良曰迫速也

遮猶衛也列行也言馬進速於前行者則遮衛天子
以為行列也却後者則充屬徒之車也輦輅車也

聳擢以鴻驚時護略而龍翥

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欬
忽也說文曰欬有所吹起

也傳玄乘輿馬賦曰形便飛燕勢越驚鴻甘泉賦曰迺
護略綏綏張景陽七命曰野踊騰麟超龍翥翰曰

皆奔驚
之貌

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

善曰東京賦曰
奉引既畢先輅

乃發
路婉順其心待天子之駕御也

至於

五臣

露滋月肅

霜戾秋登王于興言闡肆

五臣

威稜

善曰禮記曰孟秋
之月天地始肅爾

雅曰戾至也又曰登成也毛詩曰王于興師漢書武帝
報李廣曰威稜懾乎隣國又曰興言出宿聲類曰闡大

開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 濟曰房至
肆縱也言天子候秋時殺氣以縱威稜也 臨廣望坐百

層料

平

武藝品驍

古

騰

善曰地理書洛陽故宮曰廣望
觀臨金市劉梁舉曰鴻臺百層

千雲參差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惇射賦曰參武藝以
遊遨說文曰驍良馬也廣雅曰騰奔也 良曰廣望百

層皆臺名料擇也言簡擇

武藝之士類驍騰之馬也

流藻周施和鈴重設

善曰流
藻周流

藻畫也應瑒馳射賦曰藻節齊鳴左傳臧孫達曰錫鑾
和鈴昭其聲也 向曰藻畫文言周匝畫文重設鈴於

上 睨影高鳴將超中折

善曰相馬經曰馬有眄影而視
者 翰曰睨視也馬有視影高

鳴者良馬也 超走折往也 分馳迥場角壯永埒

善曰南都賦曰羣士
放逐馳乎沙場曹毗

馬射賦曰脩埒坦其平舒
分走競壯於迥地長埒也角競也

別輩越羣絢

火練
縣練

絕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

善曰絢練疾貌也復絕迫絕也廣雅曰蹠

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有常儀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捷促也應瑒馳射賦曰旆動鼓震

讚聲雷潰魏略司馬景王與許允書曰震華鼓健朱節

濟曰絢練疾貌復迫絕遠也言越於羣輩疾而迫速也射必擊鼓以節馬步今馬疾故使趨捷之夫促手而擊之經元蹄而電散歷素支

而冰裂

善曰元蹄馬蹄也素支月支也背射帖名也言馬既良射者亦中故元蹄電散素支冰裂也耶

郢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二枚馬蹄三枚也良曰此謂騎射也元蹄素支皆射帖名經歷着也電散冰

裂皆中帖之聲

膺門沫赭汗溝走血

善曰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漢書天馬歌曰

霑赤汗沫流赭應劭曰天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也如淳曰沫或作類音悔向注同跪迹廻

唐畜怒未洩

五臣作洩

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明

五臣作朋悅

善曰方言曰洩歇也南都賦曰收歡命駕分背迴唐東都主人曰馬踠餘足士怒未洩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

為天毛詩曰彼都人士翰曰唐道也流散也踠跡畜

怒謂馳驟之勢未散也乾天也言天子微悅都人羣聚

而歡也明

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屬

五臣作厲

踠玉鑣

轡之牽制

五臣作掣

隘通都之圜

求逸

束卷西極而驤首望朔

雲而蹀足

善曰羽獵賦曰虎豹之陵遽鄭玄喪服注曰屬連也字林曰踠蹀行不中也得通都馳騁

猶為園東司馬遷書曰通邑大都說文曰園養畜閑也

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

天馬後更名西極馬鄭陽上書曰蛟龍驤首曹顔遠感

舊賦曰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又圍棋賦曰良馬蹀

善曰尸

狩見王母樂之忘歸列仙傳曰西王母在崑崙山山海經曰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郭璞曰帝臺神

人名山海經有宣山 濟曰覲見 跨中州之轍迹窮神也言駕此馬經過王母帝臺所居

行之軌躅

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其國乘空

如履實山谷不躅其步神行而已轍迹見下文監武穆注前漢班嗣書伏孔氏之軌躅 良曰跨偏也言車轍偏中州盡人神所行 然而盤于遊畋作鏡前王肆於人之迹軌躅皆迹也

上取悔義方

善曰尚書曰文王弗敢盤于遊畋孟子曰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岐曰以前

代善惡為明鏡也左氏傳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預曰肆恣也庾元規表曰為國取悔左氏傳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 向曰前王太康也盤遊喪國思太康之事可以作鏡於今日豈縱於人上取悔 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鑒武穆責於道義之方

五臣作

憲文光

善曰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迴慮題彼泰山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王

逸荔枝賦曰裝不及解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左氏傳左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

轍馬迹焉漢書武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又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記曰是時名都王國

有獻名馬駕鼓車翰曰輟止也天子止遊迴慮解息徒節裝具以穆王漢武帝為鑒戒文帝光武為憲法也

振民隱脩國章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踣衡

善曰小雅曰振

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韋昭曰隱痛也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羸伏溝中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羸突出於溝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

時於衛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躓於乘傷帝左股按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滎陽有鳥鳴軛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鳥鳴軛彎弓射洞胷朕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百疋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飛鳥時衛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濟曰人有隱痛不濟者發倉廩以濟之國章謂國之禮儀也時立也衛車軛也故祇慎乎所常忽言今戒懼比豕突鳥立恐驚馬也

敬

五臣作警

備乎所未防

善曰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之倏忽王弼周易注曰敬慎防備

可以不敗

良曰祇敬忽輕也言敬慎常日所輕之事謂省出入也備其所未防以為警戒

輿有重

輪之安馬無泛

方

駕之佚

音逸

善曰蔡邕獨斷曰乘輿車轂外復有一轂副轄其

外乃復設轄然重輪即重轂也漢書曰夫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如淳曰方腫切輪曰天

子重輪取其

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

善曰盧植集曰詔給

濯龍廐馬二百匹鄭玄尚書注曰奧內也廣雅曰委累也言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秩祿廩也漢書曰太倉

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銑曰濯龍內廐名與深委與也

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弊

惟收仆質

善曰鷦鷯賦曰屈猛志以服養嵇康養生論曰從白得老從老得終禮記孔子曰弊帷不

棄為埋馬也

天情周皇恩畢

善曰魏都賦曰皇恩綽矣

濟注同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

善曰尚書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先

致白狐白虎諸神物乃下

良

於時

朗

駿充

階街佳

兮善曰說文曰駟壯也言駟駿之馬充於階街也魏都賦曰驥馬填廐而駟駿王逸楚辭注曰駟駿馬名也

向
注同 稟靈月駟祖雲螭兮

善曰春秋考異記云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天

駟黃伯仁龍馬賦曰資元螭之表像似靈剡之矩則郭璞游仙詩曰雲螭非我駕翰注同

雄志個

傷
儻精權奇兮

善曰漢書天馬歌曰志倣儻精權奇廣雅曰個儻卓異也銑曰言雄壯之志

個儻絕羣也
既剛且淑服鞿

機羈兮

善曰周禮曰師曠見太子太子曰詩

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楚辭曰余雖小子脩姱以鞿羈兮王逸曰鞿在口曰鞿絡在頭曰羈濟曰剛壯淑善

也鞿羈鞿控也言壯効足中黃徇驅馳兮

善曰曹植與陳琳書曰驥

駮不常步應良御而効足漢書舊儀曰中黃門駮馬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曹植令曰今皇帝損乘輿之

副竭中黃之府良曰中黃中營也以願終惠養蔭本

枝兮

善曰漢書疎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毛詩曰本支百世良曰願終惠養以及後世覆蔭

也

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善曰朝露至危而又先之言甚速也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

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常恐先朝露楚辭曰遂萎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為委萎與委古字通翰曰竟終也言終先朝露而死委弃恩惠離別服御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

善曰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自授王子晉

崔文子者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

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
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
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
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
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
咏長軒於前故後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
毛豐而肉踈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
仙人之騏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
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膚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
背鬣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脾纖趾則能行
銑注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善曰曹植九詠章
同

曰鍾美也美其輕浮放曠
文藻之質清遠之心也
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

音善曰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閬
風巔一角正東名崑崙宮
向曰蓬壺崑閬皆仙人

名市日域以迴驚窮天步而高尋

善曰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

海者也長楊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粲粲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而意並殊不以文害意也良曰日域天步言至遠也言能窮徧天下而為遊焉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

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

善曰一舉千里故云既遠壽踰

千歲故云方多相鶴經曰露目赤精則視遠濟曰神區神明之區域祀年也踐歷既遠年壽又多目赤如星

頂色如紫

引負

五臣本作圓

吭

朗何之纖婉頓脩趾之洪

苦華

烟之華

反善曰相鶴經曰高脚踈節則多力王逸楚辭注曰

姱好也吭胡洛切銑曰吭頸也姱美也引頸細而曲

足趾高踈大

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善曰閔鴻羽扇賦曰

多姱美也

同瞰素於凝霜江道扇賦曰瓊澤冰鱗瓊赤玉
也翰曰霜毛玉羽言其色白而臨於霞也朝戲於

芝田夕飲乎瑤池

善曰十洲記曰鍾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

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觴王母於瑤池之上
向曰言鶴朝夕遊戲飲啄於中也

厭江海而遊澤

掩雲羅而見羈

善曰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徙之小澤必有矰弋

之憂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濟曰厭棄江海遊山澤掩遭羅網故為人所羈束雲羅言羅高及雲去

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

善曰莊子曰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岑寂猶高靜也

良曰帝鄉天帝之鄉也人寰人之寰宇喧卑之處也

歲崢嶸而愁

五臣作催暮心惆悵

五臣作惕而哀離

善曰廣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猶物之高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銑曰崢嶸零

悴貌惆悵
悲傷貌

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涼沙振野箕風動

天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神農本草經曰秋

冬為陰禮記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易卦通驗曰異

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易

緯曰箕風飄石折樹 銑曰箕星名主風故云箕風

嚴嚴苦霧皎皎悲泉水塞長河雪滿羣山

善曰海賦曰羣山既略

翰白嚴嚴慘烈貌寒 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

霧殺物故云苦也

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

善曰廣雅曰廓空也

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向曰氛昏 臨驚五臣風

陰氣也歇止也違漠鴈背沙漠以就溫也

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力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

閣

善曰傅休奕雜詩曰一紀如流光唳鶴聲也八王故事陸機嘆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漢典職儀曰

以丹漆地故稱丹墀相鶴經曰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向曰蕭條風聲流光謂月光流

下也

唳鶴鳴也丹墀天子

階庭也金閣以金飾閣也

始連軒以鳳踰

良

終宛轉而

龍躍

善曰海賦曰翔霧連軒相鶴經曰鳳翼則善飛尚書曰鳥獸踳踳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濟

曰鶴舞之貌

躑躅徘徊振迅騰催驚身蓬集矯翅雪

五臣作雲

飛

善曰或飛騰或推折如蓬之集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良曰跳躑騰舉如飄蓬飛雪也

離網別赴合緒相依

善曰綱緒謂舞之行列也言或離而別赴或合而相依銑曰舞之

行列離合貌

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

善曰颯沓

羣飛貌矜顧矜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遷延

引身楚辭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翰曰將

起復止如去復還颯沓矜顧謂逸翮後塵翺翥先路善

自憐顧盼也遷延遲暮謂徐緩逸翮後塵翺翥先路曰

言飛之疾塵起居鶴之後鶴飛在路之先楚辭曰來吾

導夫先路翰曰逸翮之急塵在鶴後翺翥飛也先路

高路也指會規翔臨歧矩步善曰會四會之道歧路也

道頭爾雅曰二達謂之歧郭璞曰歧道傍出良態有

曰指會臨歧皆舞之節臨指其節翔步皆中規矩態有

遺妍貌無停趣之移轉亦不停其趣向奔機逗節角

力分形善曰機節舞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逗止

眇代分形也角猶競也廣雅曰眇視也良曰機會也

眇科視也言奔會止節以長揚緩驚並翼連聲輕迹凌

眼角科視各分退一邊也

長揚緩驚並翼連聲輕迹凌

眼角科視各分退一邊也

長揚緩驚並翼連聲輕迹凌

亂浮影交橫

善曰相凌而交橫 銑曰言長舉頭緩行相並連聲而鳴也

衆變繁姿

參差游

寂密

善曰傅玄乘輿馬賦曰繁姿屢發字書曰游仍也 翰曰游重也言鶴變態羽翼參

差相重而密也

烟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

善曰毛羽

與烟霧同色故云若無風雨既除而色愈淨故難悉也 向曰悉盡也言烟霧相交與鶴同色如不見毛質如

風雨之去來非說可盡其美

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

善曰韓詩曰聊

樂我魂薛君注曰魂神言觀者魂散目盪迷不知所從

銑曰

忽星離而雲罷

五臣作羅整

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

五臣作惕

以驚思

善曰星離

分散也雲罷止也韓子曰雲罷霧霽而龍與螭蟻同矣 自持自整持也神女賦曰穎薄怒而自持蔡邕述行賦

曰皇家赫赫而天居崇絕高而懸絕
謂鶴散立貌整神容鶴將飛貌天居鶴之舊居崇絕高
遠言仰望舊居高遠
惆悵然驚其所思
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巾

拂兩停九劍雙止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人歸燕姬巴童巴渝之童也毛萇詩傳曰沮

猶壞也沈約宋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又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西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霍良曰巴童燕姬並善歌舞者沮敗恥慙也巾拂舞人所執者九弄鈴者劍弄刀者言對此鶴舞皆色敗心慙而停止也
雖邯鄲其敢倫豈
陽阿之能擬
善曰漢書有邯鄲鼓員古樂府曰黃金為君門白壁為君堂上有雙樽酒使作邯鄲
倡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
銑曰邯鄲
善為歌曲陽阿雅曲對此亦不敢倫擬也
入衛國而

乘軒出吳都而傾市

善曰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春

秋曰吳王闔閭有小女王與夫人女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邦西閭門外鑿池積土為山石為柳金鼎玉楯銀樽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萬人隨觀遂使男女與鶴俱入墓門因塞
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善之以送死 翰注同

養生要曰鶴壽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翩浸長風須臾萬里逝 向曰馴順也

志上

幽通賦

善曰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覲幽人之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銑曰是時多用不肖而賢良路塞而固賦幽通述古者得失神明之理以為精

誠信惠是所為政也

系高頊之玄胄兮

善曰曹大家曰系連也胄緒也高高

帝顓頊之子孫也

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家語孔子曰

顓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

濟曰

玄水色高陽

氏水德故云

氏中葉之炳靈

善曰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

初生弃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

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

乳虎故曰炳靈毛詩曰昔在中葉

飗飗

五臣

風而蟬蛻

良曰炳靈炳明也靈胄謂虎乳也

稅兮雄朔野以颺聲

善曰曹大家曰飗飗也南風曰

北至朔方也如蟬蛻之剖後為雄桀揚其聲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末班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北邊銑曰秦末班氏凌遲懿自楚避難於地如沛如隨風飄去故云颺也颺

振也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

善曰晉灼曰皇漢皇也應劭曰紀世

也鴻鳥也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於京師也成帝之初班況女為婕妤父子並在長安周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翰曰紀代也鴻水鳥也言如鴻鳥之進有冠冕羽儀於上京巨滔天

而泯夏兮考邁愍以行謠

善曰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泯滅也夏諸

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亂猶行歌謠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且謠尚書曰象恭滔天行謠言憂思也向曰莽為滔天之虐泯滅中夏也邁過也言父過王莽亂愍於生人行為歌謠者救亂之志終保已而貽

則分里上仁之所廬

善曰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已又遺我法則也莊子曰聖人其於人

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善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言為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濟曰貽遺則法也言終保愛我父之所遺法則為我擇仁者之里為廬舍

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

音躋叶韻善曰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

先祖也言已先祖窮遭王莽達則必富貴濟渡民人惠利之風有令名於後世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非窮達異也道得於此窮達一也良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美我先祖有純淑文德身處窮厄也亦有濟時之志身德榮達必有經國之義咨孤蒙之眇

眇兮將圯

平絕而罔階

善曰曹大家曰蒙童蒙也眇微也圯毀也言已孤生童微陋鄙

薄將毀絕先祖之跡無階路以自成也圯
皮義切 銑曰咨嗟蒙闇也嗟我闇微也 豈余身之足

殉兮違世業之可懷

善曰項岱曰殉營也曹大家曰違

也言我身不足營先人之事恨此代業毀絕誠可懷也 翰曰殉營

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

善曰曹大家曰言已

先人之功跡日月不居忽復大遠

向

匪黨人之敢捨

渠兮庶斯言之不玷

善曰應劭曰捨更也自謙不敢與

不玷先人之道也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濟曰

更進自矜已善庶奉

魂煢煢求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

先人謙道而無瑕玷

寐

五臣作寤之發夢乃與神靈接也

善曰曹大家曰言人之書所思想夜為

良曰熒熒孤兒言魂魄孤

飛若與神靈交遊發

我精誠於夜夢之中

夢登山而迴眺兮覲幽人之髣髴

善曰項岱曰覲見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也曹大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之中有人髣髴欲來也

銑曰眺望也

髣髴不分明貌

攬葛藟而投余兮眷峻谷曰勿墜

善曰曹大家曰言夢臨深

谷欲墜見神持葛來授我也

翰曰葛藟蔓草也言

夢臨深峻之谷見神授我蔓草而謂我曰勿墜落也曰

語助昧

欣

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未察

善曰曹大家曰助昕晨旦

明也言已旦仰思此夢心中矇矇未知其吉凶

鄧展曰助音忽

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

識以臆對

善曰應劭曰黃黃帝也作占夢書邈遠也言黃神邈遠無所質問依其遺識文以胃臆為

對也淮南子曰黃神嘯吟遺懣謂夢書也
濟曰黃神黃帝也質猶見也言邈遠無見
曰乘高而還

五臣作神兮道遐通而不迷
善曰曹大家曰還遇也言
已緣高而遇神道術將通

不迷惑之象也良曰言乘
葛縣縣於樛木兮詠南風

高遇神微道遠通漸不迷惑
以為綏

善曰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
以為綏

善曰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
以為綏

善曰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
以為綏

善曰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
以為綏

善曰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
以為綏

善曰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
以為綏

善曰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
以為綏

也登高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
向曰謂前日夢登山為吉象也

孟孟晉以迨徒羣兮辰

儵忽其不再

善曰應劭曰孟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
晉進也迨及也儵過也言何不勉進而及

羣時早得進用月日

倏忽將復過去楚辭曰
濟曰盍何不也辰時也

承靈訓其

虛徐兮佇盤桓而且俟

善曰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
狐疑也佇立也盤桓不進也俟

待也詩曰其虛其徐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
俟待也言承神靈訓戒故狐疑佇立盤桓且待而不進

良曰

也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

武在鮮少也晦亡幾

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一百二十年少者亡
幾耳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晦銑曰天地之

運無極人生之時少
無幾何在於代也

紛屯遭

張

與蹇連兮何艱多而知

寡

善曰漢書音義曰世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屯蹇皆難也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

翰

曰紛亂屯遭與蹇連皆艱難之多而識知者寡

上聖迂

五臣作寤

而後拔兮豈羣黎

之所禦

善曰曹大家曰迂觸也禦止也言上聖之人舜有焚廩填井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畏匡

在陳絕糧皆觸艱難然後自拔張晏曰豈衆人之所能預自防止耶又曰曹大家以寤為迂也毛詩曰羣黎百

姓

向曰上聖

昔衛叔之御

訝

昆兮昆為寇而喪子

善曰

謂湯文王也

昔衛叔之御

訝

昆兮昆為寇而喪子

善曰

公羊傳曰叔武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

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何休曰

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韋昭

曰御音訝訝迎也濟曰衛成公會盟於楚成公弟衛

叔守國有人譖叔於公云將欲自立成公倍道而歸

國衛叔方沐握髮迎之成公疑之令前驅射而殺之管

彎弧欲斃雉兮雉作后而成已

善曰雉謂桓公也左氏傳曰呂卻將殺晉侯寺

人披請見公使讓之對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之良曰管仲嘗雉齊桓公射之中鉤桓公後立為君

以管仲為相

是成已也

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

善曰曹大家曰

詭反也事變如此誰能預知其始終吉凶也銑曰言變化之相反如此誰能預知

雍造怨而先

賞兮丁繇

五臣作因

惠而被戮

善曰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

南宮從複道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徧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我張良曰今急先封雍齒為什方侯什音

十又丁公為項羽將逐窘漢王漢王謂丁公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漢王漢王曰丁公為臣不忠遂斬之 翰曰雍齒與高祖以怨天下既定先封之丁公嘗為項王逐高祖高祖謂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捨之是謂惠也天下既定 栗取弔於道丁公謁之高祖以丁公為不忠遂斬之

五臣

吉兮王膺

五臣作應

慶於所感

善曰應劭曰孝景栗姬也孝景立栗姬男為太子

子栗姬妬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為婕妤許后薨上憐太子蚤失母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孔安國尚書傳曰適所也 向曰栗謂漢景帝栗皇后也弔傷也言初寵見愛驕淫無禮後遂怨恚而死是由吉而致傷怨也王謂宣帝王皇后也初為婕妤屬許皇后薨上以太子早失母乃選後宮無子者養之因立為皇后慶善感憂也王后初無子竟以無子之善而尊貴

也 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

善曰曹大家曰叛亂也迴邪也

穴僻也禍福相反韓詩曰謀猶迴穴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為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足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不可測鵲冠子曰禍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濟曰言禍福紛亂反側如此北叟塞上翁也馬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馬將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其子騎墮故折髀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而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單善

治裏而外凋兮張修禰博

而內逼

善曰曹大家曰治裏

謂導氣也。襍表也。莊子曰：田開謂周威公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趨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虎食其內。良曰：單豹導氣於內而與人無患，而為餓虎所食，故云內。韋中蘇五臣作和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善曰：曹

韋惟也。顏、顏淵也。冉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履和，庶幾聖賢。然淵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論語：孔子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又曰：伯牛有疾也。銑曰：惟以履中和為庶幾，則顏回早夭，冉伯牛被疾，俱不壽終。凡死，不壽終而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善曰：曹大

家曰：溺桀溺也。謂孔子為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已隱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

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不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

翰曰言桀溺招

安惛惛

滔

不飽

肥

兮卒隕身乎世禍

善曰曹大家曰滔滔亂貌能避也言子路不避惛惛之亂終隕身於

世之禍也

向曰言子路仕於衛不能避衛亂終見殺而為醢

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

醢其何補

善曰曹大家曰子路遊學聖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

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濟曰聖門孔子也言子路遊孔子

之門不能以聖道救禍身猶被醢雖夫子令覆醢何所

補益也謂孔子聞子路為衛人所醢而當食之醢皆命

覆弃之不

忍食也

固行行

朗

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

善曰應劭曰子

路得免盜與亂聞道於仲尼也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

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

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良一行行剛行如言子路

用剛毅之德竟至凶殘依義而死為盜而無賴聞仲尼

之道形氣發於五臣根帝今柯葉彙謂而零五臣茂善曰

也作于根帝今柯葉彙謂而零五臣茂善曰

曰柢本也應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晏曰言

人稟氣於父母吉凶天壽非獨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

與零落由本根也銑曰言物之生氣皆發根柢也柯

葉於類零落茂盛皆由本根言人吉凶衰盛亦在於先

祖恐魍魎之責景五臣分羌未得其云已善曰應劭曰

季路逢災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由魍魎問景乃

未得有已也言魍魎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而有

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魍魎

之責景羌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魍魎問景曰曩子行

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為罔兩司馬彪為罔浪罔浪景外重陰也

翰曰責問也魍魎影外微陰也言顏冉季路逢災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亦由魍魎問影未得其已黎

淳耀於高辛兮

弭

疆大於南汜

音似

善曰重黎有

世而德流子孫故楚疆大於南汜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敷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曰芊楚姓汜涯也向曰黎本居楚也言黎有淳和耀明之德以事於高辛故楚得疆大於江淮之涯也

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趾

善曰應劭曰嬴秦姓伯益之後伯益

在唐虞為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虞舜典天地人

鬼之禮 濟曰秦其先伯益為虞官典鳥獸盡得其義
秦由是興齊其先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齊由是興

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

善曰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法

也仁謂求仁而得仁也馮衍顯志賦曰惟天路之同軌良注同

東鄰虐而殲

子廉仁兮

王合位乎三五

善曰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周易曰東鄰殺牛國語曰伶

周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代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元龜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後稷所經緯也 翰曰東鄰紂也殲殺也言暴虐殺仁賢之士也武王合得天心地義人事五行之正運故曰

王戎女烈

五臣本作列

而喪孝兮伯祖歸於龍虎

善曰曹大家曰戎女

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胙於公姬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於新城姬譖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東方為龍酉西方為虎也國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銑曰言驪姬為酷列之行以喪申生也伯文公也祖往也將歸於晉也辰星龍也往必應之參虎星也歸則應之

發還師以成命兮

重醉行而自耦

善曰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以成天命也周書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也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

曰晉公子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醉而遣之向曰武王觀兵孟津乃還終成天命也重耳時在

齊齊姜與子犯醉而遣歸震鱗祭助于夏庭兮匝三正

卒與天時會而立為文公而滅姬善曰應劭曰震為龍鱗蟲之長釐沫也曹大家

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於是幣而冊告之龍亡而釐在積而藏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

而觀之釐流於庭化為元龜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

之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良曰姬周姓也夏之衰二龍止

於庭以策告之龍去而釐在因藏之厲王發之釐流於庭化為龜以觸童女既笄生一女棄之有人收之奔褒

褒人有罪入所收子幽王愛之而廢申后后父怒攻幽王殺之自此宗周滅也巽羽化乎宣宮

兮彌五辟而成災

善曰曹大家曰易巽卦為雞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曰宣帝時未央

宮路輪中雖難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

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災也濟曰宣帝時雖難化為雄至平帝時歷五君而王莽篡焉

道脩

長而世短兮夙冥默而不周

善曰曹大家曰夙遠兒也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世

促短當時冥默不能見徵應之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銑曰言不能周脩知徵應也

胥仍

物而鬼諏兮乃窮宙而達幽

善曰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諏謀也易曰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

向曰胥相仍因諏謀也往古

來今曰宙言相因之物使鬼神為謀乃可窮古今通幽微也

神
媯巢姜於孺筮兮旦筭

祀於契龜

善曰應劭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旦周公名也孺小也音義曰筭數也祀年也左

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後將育於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翰曰筮卜也祀年也

謂公卜

年七百契合於龜也

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

名謚於銘謠

善曰曹大家曰宣周宣王也毛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太人占之衆維魚矣實惟

豐年宣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為政背晉而奸宋宋人代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禍父喪

勞宋父以驕杜預曰禍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於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

靈公奪而埋之靈之為靈久矣夫

向同善注

詠而劾

何

石兮許相理而鞠條

善曰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詠子

啼聲也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劾項岱曰舉罪曰劾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連亞夫亞夫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鞠告也濟曰妣母聆聽劾刻也叔向生子石伯其母聞石伯啼聲劾之曰滅羊舌氏者必此子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當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餓死後果下獄不食而死

分流

善曰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

裏合成一體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

賤觀其富貴各取一概故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

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

如水同源而分流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

道法自然也良曰言人骨肉四支聲音五藏合成一

體至於術學論其得失頗同一原至於聽察聲色規度

骨體占視威儀考神先心以定命今命隨行以消息

善曰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為徵

兆在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翰曰言神之

徵可見先心定命然命亦

在人隨事消息而行也

韓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

羸縮

善曰項岱曰韓轉也遷徙也羸過也縮不及也遭

有遭遇福禍相及也

銑注同

三樂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

善曰應劭

曰晉大夫樂書書子厲厲子盈書賢而履厲厲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佑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

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

在盈也樂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厲之惡實彰將於是乎在後晉果滅樂氏

良曰樂氏父

子雖為一體相掩然滅亡之道竟不差忒

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

善曰曹大家曰衆庶也兆人也報應參差不齊紛錯

繆故迷惑不信天道也楚辭曰衆兆之所咤

銑曰洞

周賈謏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

福善曰曹大家曰周莊周賈賈謏也貢潰也憤亂也謏

謏

為法潰亂於善惡遂為放盪之辭莊周曰生為徭役死

為休息賈誼曰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

患向曰言莊周賈誼皆潰亂不知

抗棄言以矯情兮

信畏犧

許宜

而忌鵬

善曰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

使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於太

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鵬鳥見賈誼賦濟曰棄差

也言莊周賈誼極棄差之言以矯其所貴聖人

五臣有

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

善曰曹大家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順天之性也亦

當以義斷之不可貪苟

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

避善曰論語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

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銑曰富貴人所欲不以道而得仁者
不居貧賤人所惡不以道得仁者不避
守孔約而不貳

兮乃輔德而無累

善曰曹大家曰孔甚也輔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則平心立而

思慮輕矣輔德德輕而易行也毛詩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曹大家曰以乃為內晉灼曰與萬物無害累也

翰曰言聖人守約而無二端乃輕用思慮之德而無累害也

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

舛

五臣作異而齊聲

善曰項岱曰三仁所行各異俱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

伯夷以高逝為賢言去留適等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向曰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也言所趨各異俱至於仁也夷伯夷以高逝為賢惠柳下惠以辱身為賢去留各殊為賢齊等也

木偃息以蕃魏兮

申重繭

古典

以存荆

善曰木段干木也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荆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

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

繭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

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

國策注曰重繭累臆也竹遲切濟注同紀焚躬五臣作身

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

善曰漢書曰項羽圍漢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

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

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

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願養也漢書曰袁公綺里

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良曰紀

紀信也項羽圍漢王於滎陽紀信乘王車詐為漢王以

降羽羽怒焚之漢王因此得遁四皓當秦之代避亂而

入商洛山養

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

善曰曹大家曰

侯侯也項岱曰苟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銑曰侯惟也惟此草木而猶區分人豈能一貫哉
要歿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

所程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左氏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謂

不朽毛詩曰匪先人是程毛萇曰程法也

翰曰程

觀

法也要此歿世不朽之名乃為來世人所法式也

天網之紘覆兮實隼

五臣

作匪諶而相訓

善曰曹大家曰隼輔也忱誠也相助

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間亦當相輔助教也尚書曰天威棗忱諶與忱

古字通也訓或為

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隣德而助信

善

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常當謨先聖之道亦當為鄰人所助也孔子曰天所助順也人所助信也孔子

曰德不孤必有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
濟曰鄰近謨謬也言謬先聖之大道使人皆近我德

而助信也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善曰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

儀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良曰虞舜也

韶舜樂名言樂之聲美感鳳皇來儀後孔子過齊聞韶

樂之聲音忘其肉味思之深也千載言相去遠也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於

異代善曰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

示禮度之言而致麟封其後為紹嘉公孫般為二

代之客也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亡春秋制素王授

當興也翰曰賓祚謂禮其後祚也異代謂漢也精

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善曰曹大家曰言人參

也誠能致其精誠則通於神靈感物動氣而入微矣

良曰言人能致精誠則通於神靈而感於物神之運動

氣志入於幽微也

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

善曰曹大家曰睇盼

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抱樹號矣流或為由非也漢書曰李廣居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濟注同

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

善曰曹大家曰非精誠所感誰能若斯

良曰非精誠所感焉能通達猿石且無實誰肯信也

操末伎猶必然兮矧耽躬於

道真

善曰項岱曰矧况耽樂也言由基李廣奮精誠於末伎感獸而開石豈况乃能推至精耽身於大道

之中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射之末伎猶感猿號石開况能以至誠耽身於道真哉

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

善曰應劭曰昊太昊也孔子也羣龍喻

羣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經緯天道脩矣孟康曰聖人作經賢者緯之 翰曰孔子太昊以來羣聖上下經緯

天道脩矣**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已而遺形**善曰應劭曰貞正也諠忘也易

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也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鵬鳥賦曰釋智遺形向

曰貞正諠忘也言朝聞正觀之道**若肩彭而偕老兮訴**

來哲而通情善曰言人若欲肩彭祖之年偕老聃之壽當訴之來哲與之通精非已所慕也列仙

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 濟曰肩續訴告也若得續彭祖

之年俱老聃之壽當**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善曰曹

告之來智與之通情**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善曰曹

也周易曰天造草昧 良曰言天始造萬物草創以立

性命復心弘道惟聖賢

五臣作賢聖

兮

善曰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

弘之達於天地之性也周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銑曰復心弘道者惟聖賢

能渾元運物流不處兮

善曰曹大家曰渾大也元氣運轉也物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

始無已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

翰曰

保身遺名民之

表兮

善曰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也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家語孔子曰凡

上者民之表

向曰言能保其身遺令名於後亦為人之師表

舍生取誼亦道用兮

善曰

應劭曰舍置也

濟曰孟子曰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寧舍生而取義也

憂傷天物

忝莫痛兮

善曰曹大家曰忝辱不過於是

銑曰言生為憂傷身為物恥辱不過於是

天者辱莫
痛於是

皓爾太素曷渝色兮

善曰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為白爾天質何

有渝變之色也銑曰太素天也曷何也言天之白何

有變色人能原於信義

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善曰曹大家曰太素

不染邪流是與天同也

不染神色不變則庶幾於神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翰曰尚庶幾也越於也言人

能同太素不變易者乃

庶幾遊於神明之域也

文選卷十四